

吳佩孚榆關喪師記 (二)

章君毅

張作霖傾巢而出

江東才子楊雲史(圻)，是在民國十二年秋，湘鄂之戰時，吳佩孚奇兵突出，退川軍於宜昌城外，湖北省境，軍事倥傯之中，忽楊雲史有江夏之遊，於是吳大帥折柬相邀，兩人一見如故，談得非常投機，自此詩酒徵逐，加入吳幕，當了吳大帥的機要秘書。楊雲史寫信告訴他的太太，其中有句：

「三年摯婦而得君，十年擇主而得吳！」
歡激之情，躍然紙上，由而可知，楊雲史和吳大帥之間，賓主相處之得。

往見吳大帥之前，楊雲史在途中赴宜昌曾經寫了一首五律，末兩句是：「將軍如有意，第一是蒼生」，既入洛陽，他和吳大帥不時留連飲宴，詩酒唱和，楊雲史做的詩很多，其中又有一首七絕「首夏飲吳將軍宅小園」，這首詩原文如下：

「半畝園林屋似舟，一匡於此合諸侯，中原四月見青杏，細雨清樽待豫州。」
楊雲史畢竟是個封建思想較濃的守舊派，他在這首詩中，很巧妙的以吳佩孚開府洛陽而隱指

拜過豫州牧的劉備，「一匡於此合諸侯」，吳佩孚的壯志雄心可謂昭然若揭，他確有澄清天下，蒼生霖雨志向和抱負。所以，直奉二次大戰如果直勝而奉敗，中國北方很可能出現一個直吳一統的局面。

但是二次直奉大戰打下來，却成了個奉勝直敗之局，奉張(作霖)因為賄買吳佩孚部將馮玉祥臨陣反戈，偷襲北京，於是使吳大帥馬失後蹄，幾於全師盡墨，而奉張新勝之餘，反又多了個國民軍的「頑敵」，迫不得已，竟去向因處鷄公山上的吳大帥伸出友誼之手，直奉合作，吳、張二帥拜了把子，約為異姓兄弟，吳大帥由覆敗無遺的「直魯豫三省巡閱使」，居然躍登十四省聯軍總司令的寶座，雖然「世事滄桑，白雲蒼狗」，當年那一幕幕變化之大、之速，實在是令人眼花撩亂，目不暇收。

天崩地拆，鬼哭神嚎的一場直奉二次大戰，吳佩孚一敗塗地，張作霖力瀾前恥，曹仲珊(錕)京師見囚，馮玉祥棄師投赤，當年戰場上的四大主角，弄了個四敗俱傷，誰也不會得着便宜，那麼，這個仗究竟是為誰打的呢？依筆者之見，却竟是為那位在北洋軍閥之中，流傳軼聞最多的

張宗昌打的。此話怎講？且留待下一節中再加以分析。

民國十四年九月十五日，張作霖大筆一揮，核定了奉軍作戰計劃，當時奉軍打出來的陣容，新舊將領參半，尤有皖系靠過來的方面大將，指揮官之彈硬，堪稱極一時之選，計為：

鎮威軍(臨時想出來專為這次作戰而定的名目)

總司令 張作霖 大本營設錦州
第一軍司令 姜登選(日本士官學校畢業，奉系新派將領中之佼佼者)

副司令 韓麟春
任務：駐綏中，當進攻山海關奉軍的後路。

兵力 一師又兩個旅
第二軍司令 李景林
副司令 張宗昌
任務 攻熱河朝陽，側擊直軍左翼。
兵力 一師一個旅
第三軍司令 張學良
副司令 郭松齡(新派將領中最驍勇善戰的一位，在奉軍將領中，

尤稱第一員戰將，奉軍新軍精銳，都歸郭松齡掌握。

任務 進攻山海關，當吳佩孚親自率領的中路直軍。

兵力 一師兩個旅。

第四軍司令 張作相

副司令 丁超

任務 守葫蘆島。

兵力 三個混成旅。

第五軍司令 吳俊陞

副司令 關朝璽

任務 進攻熱河。

兵力 兩個混成旅。

第六軍司令 許蘭洲

副司令 吳光新（皖系段祺瑞的心腹大將，小舅子，當過長江上游總司令、湖南督軍）



二次直奉之戰主角之一，賄選北洋大總統曹錕，吳佩孚榆關敗後，他被馮玉祥拘囚於延慶樓。

任務 進攻熱河。

兵力 四個混成旅

總預備隊在錦州，由張作霖親率騎兵兩旅、野戰砲三營、砲兵三旅，作為各路的前援。

直奉二次大戰前夕，奉張的隊伍有二十六個步兵混成旅，五個旗兵旅（滿人的隊伍），總兵力在十五萬人以上，比直軍二十萬之衆略少，不過奉軍武器犀利，槍械精良，火力超出直軍數倍之多。張作霖的「定威軍」作戰計劃，出動兵力已逾十萬，祇留下五萬人馬戍守地區遼瀋的東北三省，他可以說是傾巢而出了。尤其，除開陸軍以外，奉軍還有三個航空隊，第一隊長張學良，駐山海關外，第二隊長趙玉中，駐喜峯口，第三隊長袁列敦，駐在葫蘆島。

吳佩孚兵分三路



倒戈回京的馮玉祥，使吳佩孚幾乎全師盡墨。

吳佩孚則在四照堂點將以後，兵分三路，迎拒奉軍。他置主力部隊四萬餘人於第一軍，沿京奉鐵路前進，赴戰張學良。這一路人馬，他以彭壽莘為前敵總指揮，實際上由他親自指揮作戰。

王懷慶當第二軍總司令，擔任出喜峯口，直趨熱河、平泉的第二路，向朝陽方面抵擋奉軍李景林部，王懷慶的麾下，尤有前敵總指揮劉富有、副總指揮龔漢浩，和副司令米振標諸將，兵力共有一師兩個旅。第三軍總司令馮玉祥，率領他的第十一師和三個混成旅，由古北口出承德、赤峯，對付奉軍吳俊陞、許蘭洲部，人數在二萬五千以上。

作戰標的，則吳佩孚想使第一軍聯合海軍，進攻瀋陽，第二軍在熱河省境，採取守勢，吸住奉軍入熱河各部，第三軍馮玉祥如果肯打仗而又打得好，他將使他迂迴側擊瀋陽的後方，和吳佩孚自領的第一軍，海上兵艦，成三路圍攻之勢。

可是就怕馮玉祥生變，因為，在大軍出發前夕，馮玉祥私下晉謁吳大帥，必恭必敬，一副唯大帥之命是從的神情，然而，言詞之間，他却向吳大帥隱約透露，這一次出兵再戰奉系，他保證盡心盡力，祇不過，戰敗奉系以後，張作霖那個東三省巡閱使一席，他很希望據為己有。

照說，馮玉祥此一隱約的透露，實則等於是該條件，他的意思是吳佩孚答應給他當東三省巡閱使，他才肯「盡心盡力」，不然的話，當時的情勢擺在面前，人人心理明白，直軍的

勢擺在面前，人人心理明白，直軍的

致命傷在於沒錢，沒錢打仗，唯一的辦法便是奇兵突出，速戰速決，馮玉祥肯合作，吳佩孚三路進兵瀋陽的計劃，方纔可能實現。

換一個大帥，也許會順應時勢，勉予應允馮玉祥的要求，或者，要一次清順，先虛與委蛇，答應下來，將來再翻悔。然而，吳佩孚脾氣耿直，素來不打訛，不唬人，因此他當場便說：

「東三省這個地方很特殊，日俄戰爭以來，它一直被日本人視為禁錮，所以，未來的東三省巡閱使，多少要跟日本人扯得上點關聯。你老弟一向被人家視為親美派，這個位置，對你不大適合。」

於是，馮玉祥心中大為不懌，快快而去。

及後，吳佩孚催促馮玉祥進兵古北口，馮玉祥便向吳大帥索餉，在北洋政府財政枯竭，直奉大戰戰費毫無着落的情況下，吳佩孚爲了要用馮玉祥這一支久經訓練的勁旅，不得不勉強張羅了十萬大洋給他，可是馮玉祥得了這十萬元依然推三阻四，遲遲不發，無可奈何，祇好再湊了五萬大洋送過去，馮玉祥這才部署人馬，徐徐的向古北口進發。

當時，馮玉祥的首鼠兩端，曖昧詭秘的態度，已使吳佩孚總部的高級人員有所警惕，因此有人建議，何不買了馮玉祥第二軍司令之職，他那支勁旅不發也罷，免得將來貽無窮之患。可是時值吳大帥用人之秋，馮玉祥這支兵在未來大戰中有其決定性的作用。吳佩孚爲情勢所迫，唯有冒險一試，祇不過他另外作了安排，命第十五混成旅孫岳緊躡其後，作爲監戰，後來更派直系大將王承斌代表他自己直接指揮古北口這一路，他

這麼做都是因爲駭怕馮玉祥萬一不穩，冀由孫、王二將合力制之。

馮玉祥領軍出發，時間拖延到九月二十日，吳大帥派了火，派人到旃檀寺馮玉祥的指揮部「坐送」，派去的代表奉了大帥嚴令，馮司令一日不動身，他便一步不離開旃檀寺。馮玉祥果然就這麼給逼上了路，九月二十一日，下令陸續開拔，他派一營步兵留守後方，更以孫良誠、張維璽、蔣鴻遇的三個補充旅，約一萬餘人，用「槍械不全，留京訓練」的藉口，仍留北京由蔣鴻遇統領。其餘隊伍，一路領洋的開赴順義，經懷柔而出古北口，最後總算是到了熱河省境的灤平。

馮玉祥討價還價

然後，馮玉祥這時已經存心搗亂，他用緩進之計杯葛吳佩孚，另一方面則向奉張，和盤居天津暗中操縱大局的皖段（祺瑞），信使往還，討價還價。所以他沿途走走停停，住住歇歇，第一支先頭部隊，猛一下便出古北口直抵灤平，算是一副赴戰的姿態，應付吳大帥，威脅張作霖。往後三個旅的主力，則在懷柔——密雲之間蠕蠕而動，到一處，便要歇上幾天，氣得吳大帥七竅生烟，一激激的派專使去催促進軍，趁此機會，馮玉祥又一次次的向吳大帥要餉，要軍械子彈。

馮玉祥自己先到懷柔，住了幾天，喫吳大帥的專使催不過，便經密雲而到達古北口，他在古北口住進楊老令公廟，廟裏祀的是率師北伐，忠貞不屈，拒食三日而死的楊老令公楊業。馮玉祥却在楊老令公的神像前面，接見段祺瑞進來的代

表賈棍亭，以及由張樹聲、劉砥泉介紹來的奉張代表馬某，他在楊老令公俯視之下得了段祺瑞轉來張作霖的「賣陣倒戈」錢大洋十五萬，他分給「監軍」孫岳三萬，胡景翼兩萬，三方面約好了一同倒戈，回師北京，斷絕吳佩孚的歸路。

因此之故，吳佩孚遣出遼道合攻瀋陽的第三軍，自此開始全部失却作用，莫說攻勢，即連熱河左翼的防守，都受到了極嚴重的影響。預定進熱河的原爲馮玉祥、王懷慶兩支大軍，如今馮玉祥先親望而後倒戈，熱河境內便剩了出喜峯口的王懷慶所部，獨木難支大廈，於是連連的遭到敗績。

當奉軍第二軍李景林部與第六軍許蘭洲部在九月中旬進犯熱河，一路勢如破竹，直軍譚慶林先敗於尖山子。九月二十三日，朝陽即告易手，第一天，九月二十二日，奉軍騎兵第一旅穆春又攻下了開魯，於是奉軍兵分兩路，明攻建平而暗襲清源。文建平的一路由李景林、吳光新親自率領，他們在路上，迎頭關上奉吳佩孚嚴令反攻朝陽，擬行偷襲的殺軍三千人。他們正是從建平方面開過來的，兩軍狹路相逢，展開一場惡戰，殺軍不敵，一退青山而再退大青山，被奉軍包圍。這時建平城中的直軍，因爲兵力已分，勢孤力單，奉軍兩員指揮官分工合作，李景林去解決那殺軍三千，吳光新便率隊攻城，攻防戰打到二十九日，直軍死傷已達二千餘人。後援無望，餘衆棄城而走，這一仗，不但損兵折將，痛失名城；直軍方面，尤其丟了無數的軍需糧重，元氣爲之大喪。

暗襲灤源的那一路奉軍，係由第二軍副司令

張宗昌領頭，他和直軍大隊激戰於葉柏壽（是個地名，在遼源東北），直軍不支，退守官營子，於是奉軍第二軍第二十三旅邢士廉接上去猛幹一場，直軍大敗，俘虜頗多，幾乎就全軍覆沒。

守遼源的直軍有四旅之多，經不起張宗昌、邢士廉的凌厲鉗形攻勢，殘敗之餘，一戰即潰，因此奉軍在九月三十日便佔遼源，直軍再退喜峯口，這時候入熱河的奉方第二、第六兩軍業已會師，當即御尾急追，追到喜峯口左側時猝然中伏，可是奉軍到底人多勢大，聲勢極壯，前鋒方被包圍，許蘭洲又率大隊人馬殺來，於是擊退伏兵，奉軍遂分三路，大舉入關。

熱河左翼形勢空前危殆，吳佩孚急使王承斌火速馳援，十月七日拂曉，王承斌乘奉軍遠來疲憊，不利於戰，他以逸待勞，率部加以迎頭痛擊，這一場天崩地裂的大戰足足打了四個鐘頭，雙方死傷累累，堅持不過。王承斌正以為能够守得住這一道防線了，詎料奉軍用上炸彈敢死隊，人身上細掛炸彈，猛衝直軍防線，人到彈爆，血肉橫飛。王承斌部遂而抵擋不住，勉強支撐到下午二時，唯有率領殘部退出赤峯。至此直軍左翼全面慘敗，熱河一省入奉軍掌握者居十之八九。而自九月二十日至十月七日，半個多月中間，擔任熱河戰事的馮玉祥，先則大軍遲延，繼而在古北口按兵不動，他坐山看虎鬥，任讓友軍一敗，再敗於奉軍之手。

左翼戰事直軍損失慘重，二十六旅和劉富有旅全部潰散，龔漢治的前鋒隊、第一旅和毅軍全部潰不成軍，所以在吳佩孚奮身赴榆關督戰的時候，他的左翼業已遭受嚴重威脅。

山海關方面，直奉二次大戰的主力遭遇戰，戰事初起，張作霖的方略是固守綏中，吳佩孚的勝算則為全面進攻，他必須儘快突破關外奉軍陣線，直迫錦州，威脅瀋陽，切斷熱河朝陽方面奉軍第二、第六軍的歸路，使他們不戰自潰，必須如此，他才能在盪盪可數的戰費打光以前結束戰事，獲得勝利，尤且同時能解左翼直軍全線潰敗的重大危機。

因此，就戰略觀點看，張作霖以近待遠，以逸待勞，他儘可不慌不忙，沉着應戰，任務輕鬆而單純，他祇要坐候吳佩孚大隊輪番來攻，利用堅強的工事，優越的火力，進行大規模的陣地戰，勝面，不知要比吳佩孚大過多少倍。

中後所金城湯池

張作霖經營綏中防線，是從民國十一年直奉一次大戰後即已開始了的，前後歷時四年之久。他早已將綏中佈置成一處強固的陣地，縱使比不上法國的馬奇諾防線，在當時國內允稱首屈一指，說它是銅牆鐵壁，金城湯池，似乎也不嫌過。綏中原名中後所，自古以來便是名戰場，兵家必爭之地。

被奉軍經營了四年的綏中防線，各村民房，一律掘了戰壕，裝置地雷、電網、防禦工事縱橫密佈，堅強完固。爲了對付吳佩孚的進攻，張作霖更集合了奉軍的精銳，張學良的第二旅、張作瀾的第四旅、郭松齡的第六旅、齊恩銘的第十六旅、蘇錫麟的騎兵第三旅，還有一個工兵營、三個砲兵營，外加飛機十架助陣。綏中防線以長城

前面的俄國舊砲臺爲中心，右抵海岸，左到寬山，在此一出關唯一要道，瓶頸地帶，奉軍真說得上是戰將如雲，投鞭可以斷流。

反觀山海關上發動攻勢的直軍，計爲彭壽莘的第十五師、王維城的第二十三師、曹錕的第二十六師，還有馮玉榮的第十三旅等。這一批隊伍先則由彭壽莘負責指揮，從九月十七日起，即已展開凌厲直前的攻勢，自山海關猛攻綏中，奉軍則沉着應戰，人在戰壕裏面，憑恃優勢的槍砲還擊，決不輕易出陣，跟能征慣戰的直軍衝鋒肉搏。

直軍因爲奉軍的砲火太猛，往返決盪，雖獲寸進，他們要建立攻擊據點，便在奉軍的防線之外也挖掘戰壕，可是戰壕挖好，人馬都開了進去，奉軍陣裏忽然出現了「新玩藝兒」，他們擁大量的迫擊砲，可以弧形射擊，成三角形射擊線，使每一顆砲彈都吊中直軍的戰壕裏面，於是壕內直軍被看不見的敵人，殺得人翻馬仰，屍積如山，彭壽莘眼看傷亡重大，支持不住，祇好下令全師趕緊撤回山海關上去。

從九月十七日打到二十八日，十一天裏直軍全無進展，反而付出了慘重的代價，這時候弟兄們都發現了奉軍的槍械犀利，他們的大砲機關槍又多，又都是德國貨，威力比直軍的漢陽廠造勝過多多，打陣地戰，直軍弟兄所吃的虧很大。

九月二十八日，吳大帥打北京拍來嚴厲軍令，叫彭壽莘立刻發動全面攻擊，冀能一舉摧破綏中的奉軍陣地，彭壽莘得令不敢怠慢，他所下的命令是不拿下中後所，誰也甭想回山海關，於是直軍人人抱必死的決心，反覆衝突，步步爲營，

這一場血肉相拼的硬仗，接連持續三晝夜，直奉雙方將士在槍炮之聲震耳欲聾中，前仆後繼，不眠不休，直殺得眼睛都充滿了血紅。

前線鏖戰不已，屍山血海，槍林彈雨，後方則大隊援軍，源源開來，直奉雙方增兵添將，軍車轎轎，新到援軍下了車，便整隊開赴戰場，十月二日起，奉軍援兵到得遠比直軍爲多，戰事持久，戰線便逐漸拉長，由綏中擴及萬家屯、登臺、黃家場、龍王廟、姚家莊、孟姜女廟等地，戰況之激烈空前未有。再自十月二日打到七日，奉軍着着進逼，左翼攻陷姚家山，右翼也拿下了黃土嶺，直軍則寸土必爭，成千上萬的直軍弟兄，斷脛剖腹的倒臥於血泊之中。

奉軍第一、三兩軍全部投入這一處主戰場，十月七日晚上，李景林、許蘭洲在赤峯大破王承斌，俘虜殺軍統領，營長二名，士兵千餘，終於力克赤峯，右翼戰事大獲全勝。奉軍第二軍的捷報傳來綏中前線，一、三兩軍激於二軍奪了頭功，人人請戰，個個効死，一致要求同去拿下山海關來。

當時奉軍將領還有點遲疑不決，因爲山海關上盡是直軍精銳，他們怕拿不下山海關反而吃了大虧，將士環請，情緒熱烈高漲，總攻擊令猶仍遲遲不敢下。後來還是張學良、姜登選眼前士氣可用，決心冒險一試，便由他們二人下令道：

「敵方聲勢正盛，照道理說在這個時候山海關決難攻下，你們一定要去打，那就是自置於死地。不過，也許就因爲不怕死，反倒可以成功！」

於是，將士齊聲大叫：

「我們不怕死！我們非把山海關拿下不可！」

奉軍總攻擊令下

奉軍總攻擊令終於下達，第一、三兩軍奮勇前進，直迫山海關前直軍據守的戰壕，他們先觸及陣地前的地雷，轟然爆炸，炸起無數斷肢殘骸，直飛上半空中去。一時腥風血雨，骨肉狼籍，死屍落下地來堆成一座座的小山，奉軍嚐到了直軍地雷陣的厲害，股票般，心摧膽裂，便有膽小的想悄悄後退，這時候，奉令督陣的執法官，軍令如山，不容憫惜，他們開鎗射擊，使開小差的反比鼓勇前進者死得多，死得快。

奉軍無奈，唯有一力向前，一直攻到山海關的城牆邊，關上，直軍槍砲如林，彈似雨下，直軍健兒密密層層，如蟻附牆，使攻城叩關的奉軍見了，不禁心悸膽寒，但是身後執法官的槍子兒絕不容情，硬硬頭皮，祇好繼續向前打衝鋒。

山海關上的直軍，眼看着奉軍咄咄逼人，越來越近，起先用大砲猛擊，當奉軍將士衝到砲口的死角，便以機槍步槍猛烈射擊，連機槍步槍都打不到他們了時，奉軍實已衝到城牆根，這時候，直軍弟兄唯有自高而用炸彈，每一彈下，總得炸死好些個人。

雙方在城上城下，相持良久，除了死傷越來越多，至於勝負何判，誰也說不上來。於是，奉軍從綏中陣地調來威力極大的重砲，砲位方始安置好，便連連的向城牆猛轟，而一砲轟過去，山搖地動，硝煙迷漫，城上的直軍弟兄不怕被重砲

砲彈直接命中，却是硝煙散處，木石紛飛，一砲砲，一陣陣，週而復始，去後復來，城上的人全被遮斷了視線，驚惶失措之餘，宛如天坍下來了一般，東奔西跑，駭喊驚叫，混亂中墜城而死者，轉瞬間便達千數百人。

至此，山海關再也受不住了，直軍數萬，不死即傷，餘衆當日急退灤州。

奉軍中路果然告捷，一、三兩軍合力攻克山海關，祇是他們所付出的代價，未免過於慘重，奉軍精銳中的精銳，張學良的第二旅，和郭松齡的第六旅，兩旅各有八千餘衆，經過這一次生死搏鬥八千餘人僅祇剩下六七百衆而已。

張學良山海關前力抗吳佩孚直軍之役，堪比趙子龍一身都是膽。他在下達總攻擊令，餘衆進攻山海關的同時，尤曾分兵一支，直薄九門口。這九門口和山海關自古皆稱天險，直軍當然也會設置重兵。以山海關與九門口比較，其實九門口之險尤勝於山海關，因爲九門口祇有一條狹徑，寬可六七尺，兩傍都是陡削的石壁，寸草不附，高不可攀。直軍便在這六七尺寬的險徑上，遍佈地雷，密植電網，真正是一處危機四伏的死亡陷阱。

遣一支兵赴攻九門口，在張學良的用意，無非是牽制九門口方面的直軍，分散之勢，使九門口的守軍無法前來側擊他的右翼，可是當日他那道「後退者殺無赦」的命令，被執法官們執行得太徹底了，於是，九門口之役居然也形成了一場神鬼皆驚的大戰。

九門口之役，奉軍一打衝鋒，直軍便行退兵之計，引誘奉軍陷入他們的地雷陣，巨彈驟發，差點連地面都給翻轉過來，奉軍死傷大半，餘衆

性戰，便有人向後轉想退却，這時候，督隊的執法官鐵面無私，對那些退却者揮刀便砍，紅光現處，人頭落地，其餘的奉軍將士親眼目擊，這才懂得什麼叫做「置之死地而後生」，他們後退無路，祇好拼死上前，於是九門口那條六七尺寬的狹路，密密麻麻，「前呼後擁」，亂糟糟的都擠滿了人。直軍則機槍、大炮、步槍，照準了目標，萬槍齊發，彈落如雨，這一仗奉軍死者，多達四五千眾，九門口前那一片沙場上，遍地都是屍骸。

就在山海關、九門口兩地告急，京奉路線情勢空前危殆，在北京城裏四照堂上坐鎮指揮，同時也在急著同時任財政總長的王克敏催逼籌措戰費，吳大帥吳佩孚眼見敗耗如雪片般飛來，中心焦灼，真是急如熱鍋螞蟻。當時光是山海關前線，一天的戰費就得三十萬元，沒錢，吳大帥又怎能趕赴前線親自督戰？好不容易等到十月十一日，老把弟河南督軍張福來奉了二哥的將令，帶了他的二十五師和若干豫軍，開到北京助陣。吳佩孚一見張福來先不問他的人馬，反是劈頭一句問他：

「子衡，你帶錢來了沒有？」

張福來立刻回答說：

「錢是帶了的，可是數目不多，二哥要用，我全數撥過來就是。」

得了張福來帶來的這一筆錢，討逆軍總司令吳佩孚始能於十一日夜晚九時登車出發，他乘坐慈禧太后的御用車廂，總司令部全體人員一致隨行，還有各國武官及新聞記者一百餘人，跟着吳大帥上山海關，看他如何在絕對劣勢之中創造奇蹟，力挽狂瀾！

十月十二日黎明，軍車駛過盧龍，吳佩孚總部秘書兼機要秘書楊雲史，夜不與寐，坐看東方發白，他一時感從中來，披筆寫了一首五律：「大軍次盧龍」，詩曰：

陳炯明一大恨事 馮玉祥先生

「殺氣入雲霄，將軍帶寶刀，一心洗兵馬，四海仰英豪。落日當營大，秋天出塞高，遙知後來者，籌筆想賢勞。」這首詩的氣勢先壯而後衰，後讀者以為是吳佩孚平生初遭敗績的預兆。（待續）

陳炯明未叛黨以前，原為民黨高級軍事幹部中之傑出人物，孫總理倚畀至殷。當年陳氏領粵軍屯漳州廈門時，今總統 蔣公常奉總理命，入閩晤陳就商軍事。陳氏平居自視頗高，睥睨當世，然獨對此英年之「蔣參謀」特示敬重，優禮有加，故兩人友誼迥異一般同志也。

迨陳氏奉師回粵，驅走督軍莫榮新，旋揮戈戡定廣西全省，孫公就任非常總統於廣州後，炯明身兼粵軍總司令、陸軍部長、內政部長、廣東省長四要職，威權煊赫，無與比倫。洎暗受吳佩孚煽惑，潛生異志，對孫公北伐革命事業，多所掣肘，黨人側目，輿情大譁。蔣公基於舊日友誼慮陳趨入歧途，曾密草長函致陳勸說，並為之借箸籌策，盼陳以省長職位讓胡漢堂，以內政部長讓古應芬或其他賢，而專任陸軍部長與粵軍總司令。謂若是，即可融洽同志情感，消弭無謂嫌隙，且於孫公前，亦有人隨時說項，不致形成孤立打格之勢，如革命成功，何患無位耶？函機密，必須託妥人面交親啟，以防外洩，乃囑陳之同里親信陳覺民轉遞焉。

詎陳覺民斯時正與葉舉（炯明部將）密謀，擬擁葉繼任省長，已為民政廳長，深恐「陳老總」納 蔣公議，密謀將成泡影，竟將原函閱後，隱匿不交，相激相盪，炯明拂袖退居惠州城，致產生葉舉等砲轟總統府之叛變行為，而炯明乃成罪魁，萬劫不復，終至孑然一身，流亡海隅，困頓以死。

國府定都南京，革命軍統一全國後，一日，陳覺民語炯明曰：「公與 蔣先生素具深交，何妨派人進京，試通款曲耶！」陳答：「彼已成功矣，未必懷忿故交，且亦無適當之人可使也。」覺民謂：「我可去，且保證必受禮遇。」陳詔詢：「君何恃而云然耶？」覺民從懷中取出 蔣公當年託交之密函以示曰：「我就憑此資格！」陳氏展函閱竟，勃然變色大怒，起而掌摑覺民，繼足踢之曰：「我一生就害在你這混帳東西手上！」立逐出，禁再相見，滿腔憤恨悔吝之情，不可名狀。陳氏親信馬育航曾以此幕喜劇經過面告吾友陳君，余聞而筆記之，今舉以告讀者，亦近代政海秘乘，可發人猛省也。（摘自詹詹錄）